

點眼開嘴・請枯木講話

辜萬枝

【圖一】



《萬枝伯台語開講》

- 我老歲仔郎，爬山兼運動；刻柴尪仔賺娛樂！
- 阮一世人趕蜂採蜜走天下；那一支山嶺有樹花，阮就帶蜂仔去踎那一支山，趕蜂移巢，一過已經五十年。
- 阮山頂人，爬山過嶺，終日甲山林做伙湊陣；樹仔怎樣生、怎樣大、怎樣老，阮攏清清楚楚。
- 有時候，我站在樹前目調金金看，會看到樹骨親像一個人；有時候會想起，土下的樹根會匿一隻奇形怪獸。
- 阮若掘起柴頭時，就感覺像抓到一隻動物同款歡喜。
- 樹根生本有靈性，生毛帶角會活動；阮只是替伊開嘴點眼護伊講話而已。
- 阮刻的樟柴動物會趕蚊仔，你厝那是厚蚊蟲，要排一身阮刻的柴尪仔，蚊蟲就起飛走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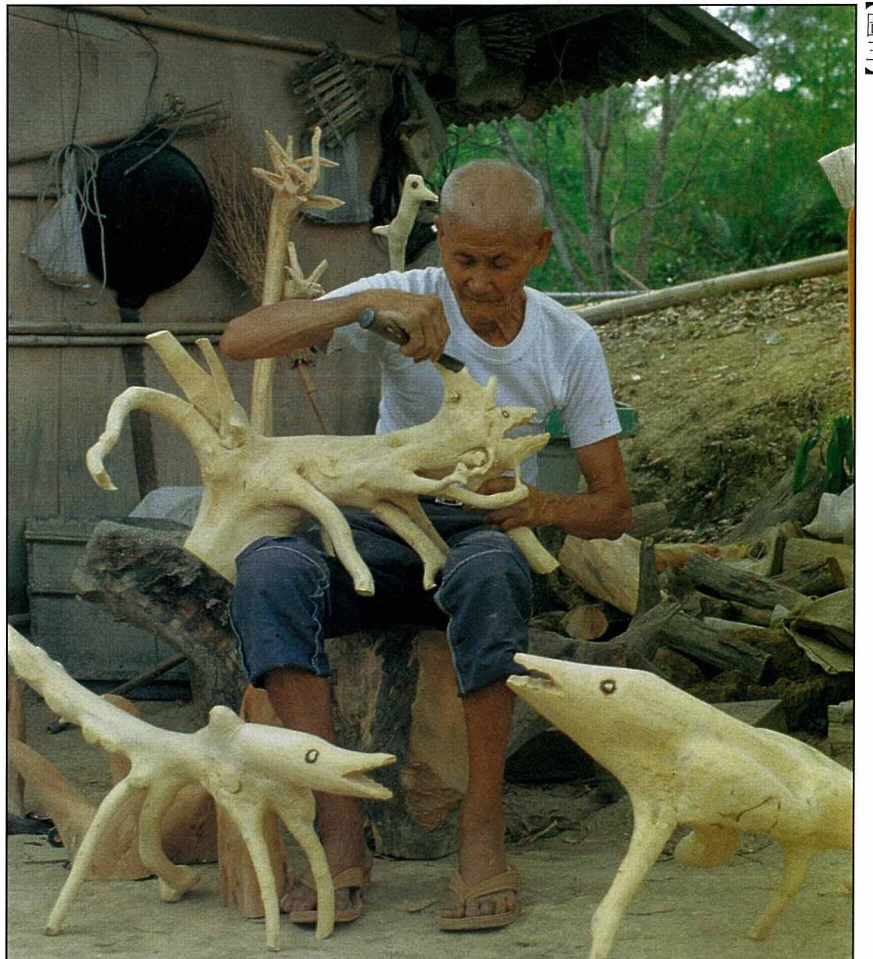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群雞仔、鴨仔、狗仔及動物，攞是天公伯做一半，再交給我替伊點眼開嘴，我只是給伊講話喘氣而已；其實啦！我並不是什麼雕刻家。」當辜萬枝老先生指著他堆積滿室的木雕作品，跟筆者娓娓敘述他從事雕刻情事時，我發現這位庄下阿伯揮動著一雙結實黑黝的大手，委婉的語調中卻散佈著一顆謙虛樸實的農夫情懷。

辜萬枝老先生現年七十九歲，民國三年原本出世在台南縣六甲鄉的庄內農家，現在卻跟他的老妻跔在烏山頭水庫後山坡頂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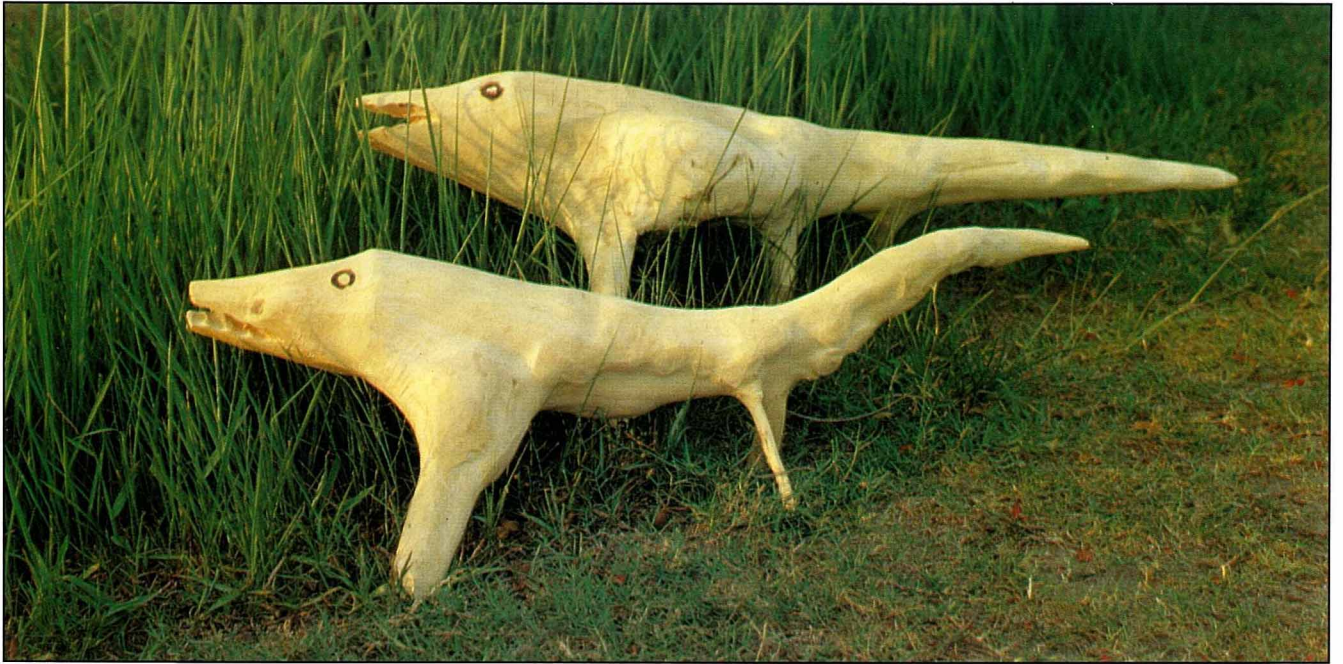
【圖一】「鳳凰落地」 根雕，1990

【圖二】「木雕動物園」 辜萬枝老先生的木雕作品聚集一堂，宛如是野生的「木雕動物園」。

【圖三】隱居於山林的辜老先生，停止養蜂的工作後，展開了自學木雕的藝術生活。



【圖四】



【圖五】



【圖六】



柴寮內隱居。辜家世代務農，所以萬枝伯仔自六歲時，就要牽牛、鋤草兼做田事。十八歲時至烏山頭水庫的內山與人學習燒「相思炭」；也因此被日本人認定為專業技師（木炭師可以生產火車燃料），而免除了當兵及服勞役的徵調。

二十五歲與楊貴美結夫妻後，辜萬枝開始過著「養蜂人家」的牧民流浪生活。為了讓蜜蜂覓得花粉，他必需帶著滿卡車的蜂箱，追尋著盛開的花朵，隨著季節的更替，攀山過嶺，在台灣島內四處流浪。經過四十七年的養蜂生涯，七十二歲的萬枝伯仔，已經是一個擁有四男四女及滿堂兒孫的白髮爺爺了；也因為年老體衰，昏花的眼睛承受不了挖蜂王乳的精細工作，在兒女的要求下，辜老先生才放下蜂箱，自築山寮在烏山頭內佛山林中安養晚年。

對慣於勞動生活，喜在林野奔波的辜萬枝，賦閒在家的日子是坐不住的；於是他經常在深山溪谷中划筏進出，以採擷朽木和野蘭來造盆景休閒。一天，萬枝



伯仔在掘採朽木的山路途中，忽見一匹馬站在前方，驚訝中再定眼一瞧，那匹馬卻更像一尊牛魔王的立姿；走近細瞧，原來站立在十尺眼前林蔭下的形影，僅是

【圖四】「四脚爬樹蛇」 根雕，1991

「這對動物會爬樹，一爬到樹尾溜；原來伊的名叫做“四脚跳仔”，伊祖先跟鱷魚可能是同親戚。」

【圖五】「恐龍」 根雕，1991

這件作品頭尾斜蹺，昂首的眼神凝注的望著上方，很生動的把野獸的警戒感表現出來。

【圖六】「怪獸」 根雕，1991

五隻腳、三條尾；狗頭、鹿角，這隻四不像的動物，誰也叫不出名稱，牠是辜老先生想像力的產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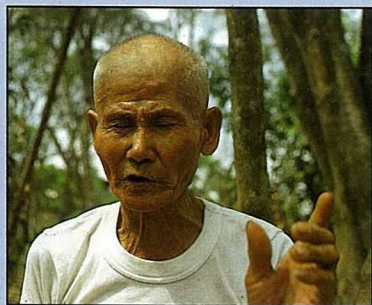
【圖七】「看天鳥」 根雕，1992

「看天鳥叫什麼名，阮不知。阮看伊有時飛低低，也有時站在田埂頂；伊時常舉頭看天雲，親像在食蚊蟲，也親像在唱歌，所以阮給伊號名叫“看天鳥”」

【圖八】「怪鳥」 根雕，1992

「這隻鳥仔有魚的身體可游泳，也有鹿角可護身，上天下水無所不能，可惜，伊已經絕種囉！」





《辜萬枝簡歷》

- 民國三年生於台南縣六甲鄉烏山頭水庫附近村莊。
- 七歲後開始參予農事；以耕種稻米、番薯、甘蔗為主。
- 小時候讀過半年日本學校，不識漢字，聽不懂國語。
- 十八歲後在烏山水庫內燒「相思木炭」，被日本人認定為專業技師而免除鄉里勞役。
- 二十五歲結婚後，開始流牧養蜂近五十年；除台北市外，養蜂足跡行遍台灣島內各地。
- 七十二歲因年老體衰，不適養蜂採蜜的勞碌生活，在烏山水庫佛山林區擇地隱居退休。
- 退休後以爬山、採蘭、養盆景、搜集奇木、雕刻為休閒活動。
- 採「應物象形」法創作樹根木雕百餘件，透過鄉野動物的題材，呈現原始拙樸的造形活力。

【圖九】



一棵被雷雨擊崩的老樹頭罷了。

經歷這一場朽木幻象啟迪後的辜老先生，開始放棄盆景遊戲，改以雕刻樹根朽木來自娛。這種以「神似」為主的「根雕藝術」，是一種老朽樹根原生形態美的開發，再結合創作者巧思靈手「化腐朽為神奇」的造形藝術。雖然根雕作品動手加工的部份不多，但靈動有趣的原生意象，倒很能滿足創作者和欣賞者形象思維的想像情趣。

枯木搬運回家後，先經風吹曝曬幾個月，讓該爛該掉的樹皮去除，接著再依想像力，找出躲在朽木頭中的生命形象，加以鋸鑿彫刻，讓木頭中的精靈現形，最後再幫它們點眼開嘴，使這群精靈像人一樣能喘氣也能講話。

「我的雕刻工具真簡單，斧頭、鋤頭、鋸仔、柴刀、鑿刀、鑽仔這些攏是我釘造蜂箱本來就有的傢司；你看！連每一隻動物的目囑，攏是用阮燙蜂箱記號的空螺絲鑽仔印出來的！」辜老先生攤開山寨壁角帆布袋內的工具，自信得意的說著。

「樟柴不蝕，氣味真香，刻雞仔，刻鳥仔，給人在客廳趕蚊蟲上第一好；柑仔樹的柴根攏東

鑽西，刻四脚蛇或是六脚怪獸最奇巧！」。辜老先生的木雕動物園中，除了民俗十二生肖外，連鯉魚、恐龍、鳳凰等各種想像性動物也經常出現。每隻根雕動物大都具有簡潔、單純、充滿活力的樸拙美，透過這群根雕動物的造形，這位「淡泊求安逸」的現代隱士性格也豪邁的展現無餘。

「視覺思考」是每人天賦的本能之一，所以孩子會把白雲看成恐龍或綿羊，緊張的人才會把「杯弓」看成「蛇影」。也因為這種「視覺思考」的潛能，人和人之間才能察覺他人肢體符號的情意，同時也才能透過藝術品的形象和色彩，感知藝術創作者的精神。

年屆七十九歲的辜老先生，是一個善用「視覺思考」的勞動者。他將豐富的人生經驗，透過枯木老枝的造形加以呈現；動物性的題材是他養蜂原野生涯的投射，樸拙粗壯的造形，是他身體健朗與活力的反映。細觀辜老先生的木雕動物，天真自得的神情在在引人暇思，這位走遍台灣山林一甲子歲月的牧蜂人，為何能在曠野中怡然自得，是塵間凡人值得學習之處。

【圖十】



【圖九】「山頂人與木獸」近八十歲的辜老先生，除了雕刻木獸之外，也與其作品建立了兒女般的情誼。

【圖十】「柴魚」木雕，1992

木魚一條一條打一串，掛在樹枝上，帶給山頂上的辜老先生「年年有魚」的滿足感。